

姐妹俩

克 明 著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717.1
160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包括五個短篇的小說集。“姐妹倆”是寫的兩個高小畢業生，在社內因積極勞動被選送去學習開拖拉機的故事。“女技術員”是寫一個女青年怎樣熱情的想辦法綠化山區、建設山區的故事。“老恒入社”是寫的一個女社長，怎樣熱情幫助單幹戶入社的故事。

“滹沱河邊的故事”及“二妞”兩篇，是描寫青年婦女，在生產勞動中，挑選自己心愛對象的故事。在這些作品中，作者以清新活潑的語言，反映了農村中新人物和新思想的成長。

河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三號

書號：482 31千字 24頁

31×43 32開 印張1 $\frac{1}{2}$

姐 妹 倆

克 明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(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)

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
(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)

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

1955年11月第一版 定價一角六分

1955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1—4,000冊

目 錄

女技術員·····	一
「姐妹倆」·····	三
滄沱河邊的故事·····	三一
老恒入社·····	三一
二姪·····	四〇

女技術員

……你順着我手指的地方往下看，西坡上那綠叢裡的一片粉紅，那是我們社裡的桃林和杏林；東坡，是梨樹和蘋果；看那北坡一片片紅蔓上吐出金黃嫩芽的，是我們在有泉水處栽的葡萄；腳下這出名險陡的蜈蚣嶺，也讓油松把那禿石頭遮嚴啦。這把荒山變果園的大事業，可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，這是毛主席的功勞，大夥的功勞；我頂多像這千里山的一塊小石頭，大樹林中的一個小葉葉；你一定讓我說說我做的那點子事，這從哪兒說起呢？……

你往身後看，這嶺後邊不是一條大道嗎？那是這幾年才開出來的，解放前只能走小驢，現在能走大車，聽說往後還要走汽車哪。就打這條道上說吧，那是五年前的事了；我跟一輛跑運輸的大車，到了這嶺底下，我說：「叔叔，到我家啦，到莊裡歇歇腳吧！」趕車的叔叔幫我把行李搬下來，又睜了我一陣說：「姑娘，我一路上說的可全是真心話。你，論人才，一百一，憑文化，也不淺，要下山到機關或鋪號家做個事，總比在這荒山裡有出息。」

「不對，」我扛起行李，又放下，「咱講了一道啦，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思嗎？山區人
要全往山下跑，這社會主義怎樣建成呢？我勸你還是收拾起這跑生意事兒，場下心種莊
稼……」

趕車的搖了搖頭，歎了一口氣，揚起鞭子走了。我倒有點後悔剛才說話太冒失，跟了
人家一路車，倒落了個兩嚙嘴，可我說話又像我的脾氣一樣，心直、口快，話說出去了心
裡後悔。

我睜着車影已拐過山峁，挎上背包，揩起行李，摸了摸兜裡的介紹信，轉過嶺來朝莊
上走。不知怎的，離開兩個月，我看見山也變了模樣啦。日頭剛平西山頂，紅鬱鬱的山
頭，罩着一層煙似的水汽，我蹬着那一高一低的山腰小路，心裡說：「山呀山，我在縣裡
學了本領來，你別再皺着眉頭啦，讓咱倆一塊笑起來吧。」

北坡腰凹裡那一排窑洞，看見了吧？被一架葡萄擋住的最南邊那座，就是我的家——
說準點，是我姥姥家。我是十歲上沒有爹娘就住姥姥家的。十二歲上，姥姥也死了，剩下
舅舅、姪子、一個表兄和我。我到家的時候，只姪子一個人在，拍了幾下門，狗就咬起
來。「誰呀？」我聽出是姪子那尖酸刻薄的聲音，心裡涼了一下，一下子就想起她那斜稜
稜的冷眼和兩片薄嘴。「黃狗叫，貴客到——是你呀！」姪子開開門，一扭屁股就走啦。
我滿肚子沒好氣，又想，唉，她到底是個長輩哩，還是趕着她說：「姪子，我舅舅和大明
哥哩？」「誰知到哪條溝溝裡去給合作社壘地塄——叫狼吃了，一輩子不回來，倒省點

糧。」我聽出這後一句話是對着我說的，我的氣可差點攻破腦皮子，想起下車時冒失了一回啦，犯不上回家又跟姘子吵上，就沒言聲。

可是我肚裡的氣可消不了。熟晚飯時，舅舅他們收工回家了。舅舅是有名的老好人，姘子多嫌我，舅舅可疼我。說真的，要不是舅舅身上的親熱氣，加上我和大明哥越大越投脾氣，說不定早離開她另找地方過了。走到哪兒憑兩隻手吃不上飯？這天晚上，社裡的姐妹和四鄰八舍的孀子大娘都來看我，問我在城裡見識了什麼？看見那比三間屋子還大的機器沒有？看見電影和汽車沒有？我也恨不得把這兩個月學的、看的新東西一下子端給大夥，特別提了提縣委書記到我們班上講的一個蘇聯故事——「薩根的春天」，說咱們這山溝溝裡也有那麼一天：山坡長滿果樹，家家安上電燈，還修個圖書館、小戲院……

「喝！」人羣後邊忽然一聲怪里怪氣的聲音，「還喳喳哪，改造荒山，改造荒山，上城裡就學來這麼一套空喳喳；頭你去我就勸你舅不讓你去，哼……」這是福來爺的聲音。他是舅家一個靠近的長輩，排起輩來我還得叫他「外公」（外祖父），他年歲大，輩大，又是種山地出名的老手，雖沒在社裡當幹部，但在一族裡，特別靠近的幾戶「當家子」裡邊，很有威望，各家有個爭爭吵吵的，他常常幾句話就訓得你都不敢吱聲。他從小板凳上站起來，又說：「閨女家在了社，就安安分分地掙個『七分工』得啦，還什麼技術哇，改造的。」

福來爺走後，大明哥和一幫青年姐妹們鼓勵了我一陣子，又說福來爺的思想叫老一套

「套」住了，要多用新事理影響他，但我的心還靜不下去。本來嘛，抱着一顆像火的心，回來一連碰了幾鼻子灰，誰心裡能好受得了？

晚上，過半夜了，我還沒睡着。月亮掛在深藍的天上，把世界照得透明澈亮。我坐起來望着窗外蜈蚣嶺的影子，從山腰彎彎曲曲直伸上山頭的一條條溝壑，黑洞洞的，在月光下顯得那麼叫人可憎。我想起小時候跟娘爬上山，去找給地主打柴凍僵了的爹的情景；爹從雪堆裡甦醒過來，把我摟在懷裡，頭一句話就是：「伶子，爹不行了。你要長志氣……」

「多一個香爐多一個鬼，回來又不知胡鬧騰什麼？」

「沒爹沒娘的，你逼着她到哪裡去？」

北房中，傳出姑子和舅舅的低聲爭吵。一陣冷風撲進我的懷裡，我渾身哆嗦了一下。摸根火柴，點着燈，我從背包中翻出我在訓練班時的筆記，筆記中有我聽了「薩根的春天」後的一段筆記。「要學習凱蘇（註一），爲改造荒山努力工作……」字雖歪歪扭扭的，但這是自己用心血寫的啊，念一遍格外親切。「秀伶，你怎麼還沒睡？」窗底下傳來的聲音，驚得我的心突然亂跳起來。啊，是大明哥，他起來給牲口添草。「不怎麼，心裡亂些。」我說。「看，又犯了沉不住氣的毛病。看我在團小組會上批評你。睡吧，有黨，有團，有

大家，怕什麼？」大明哥走了。他那兩顆明亮亮的眼睛，還在我的眼前閃動。大明哥是青年團的副支書，他了解我，支持我，還有黨員和團員們呢，想到這裡，我的心才鬆了些，亮了些。

天剛亮，我就登上坡崖去找老溫舅。老溫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，也是黨的支部書記，是他主張介紹我去學習的。我把我回來碰到的事情跟他說了說，他捻着那幾根稀稀的黑鬍子倒笑起來。「你就是會笑。沒看到我的難處。」我心裡話，但沒說，只向他請示在莊上開展植樹造林的辦法。老溫舅倒像看出了我的心事，停止了笑，就說：「伶子，到了社會主義，平原上開拖拉機，咱這山上長滿果子，你說好不好？」「當然好哇！」我說，心裡却想：「這點子道理我還不知道？受了兩個月的訓就是學的這個嘛。」老溫舅又接着說：「山歌好唱口難開，櫻桃好吃樹難栽。要到這一天，光技術不行，還要咱們有一顆比山還堅強的心，什麼困難都不怕的心，明白嗎？」

二

我這技術員算是當上了。我們這個社是全縣歷史最老的，莊上十有九戶入了社，全社分三個耕作隊，我們的隊是第三隊。爲了給春耕生產預備足夠的肥料，耕地前開展了個燠肥運動。一天上午，我跟社幹部研究造林計劃，下午才下地。你知道什麼叫燠肥嗎？你看，山坡坡上不是長滿山草？冬末春初，枯草還沒發芽的時候，揀那草多草厚的地方，用

大鍋鑄成一塊塊草坵，壘成窩窩，點一把火，把草引着，荒草和根根在窩窩裡燒三天三夜；火滅了，刨開，砸爛，土塊塊就變成一塊塊的黑肥料。我在曲曲的山路上走着，看見白煙一縷縷的在各個山腰裡飄起，忽然想到，應該劃分一下：哪個地方造林，哪個地方燠肥，要刨亂了對植樹造林有影響。到了隊上我把這意見跟大明哥一說（他是隊上的副隊長），想不到一下子却碰怒了福來爺。他把大鍋忽地朝坡下一扔，氣汹汹地朝我奔來。

「秀伶，你還懂『王法』不懂？那天晚上我怎麼說的你？」還有幾個老年人也跟着湊上來，說起風涼話：「嗨，才當了幾天『技術』，也要來充幹部哩。」「小黃毛子，懂個啥哩？」我知道社裡領導上支持我的意見，就理直氣壯地說：「咱看事要看遠點，造林是爲了咱們大夥都富呢。」「富，富，沒見過石頭上長樹。」福來爺捋捋花白鬍子，兩手叉在腰裡，像在他手裡犯了什麼罪似地往前逼我，「前清的官兒坐着轎，民國的官兒騎着馬，都在這裡查究過，都沒法子。」他那言外之意就是：你個二十來歲的黃毛丫頭還能搞什麼名堂？我剛才提意見時，舅舅和另外幾個人停住鍋還打算劃分劃分，一見福來爺的勁頭，又不言不語按老樣子刨起來。我沉不住氣了。「福來爺，你還做夢哪，那是什麼世道？這是什麼世道？不騎馬，不坐轎，靠兩隻手和腦袋咱要改造荒山——舅舅、哥哥們，你們說造林好不好？」我轉身朝大家說，滿想大家一定會舉手說：「好，贊成！」哪知除大明哥他們幾個青年人外，對我的話全都理也不理，連我舅舅也只低着頭刨土坡。我的心沒受過這麼大打擊。我覺得周圍一下子變成一片昏暗，幾十座、幾百座大山一齊向我壓

來。我已不記得我當時是怎樣從地裡跑回莊的。據後來大明哥告訴我，我當時跳過個七八尺寬的山溝，差一點滾下山去摔死。大明哥他們十幾個人追我，竟沒追上。

我回到社部，看見戴近視鏡的老會計正比着米達尺在紙上畫什麼，我上去就扯住了他的胳膊：「快……快說給我，社長呢？」「又是這麼慌里慌張的，看把咱的『綠化規劃圖』給弄髒一大塊。」我急急地說：「你還『規劃』呢，社員們就不幹。」我急着催他快點告訴我，他倒不慌不忙，用橡皮擦擦，又比比，又畫畫，慢條斯理地說：「他忙的很哪，放下地裡就是社裡，心算爲大夥費大啦……到哪去啦？可能是副業隊！」我沒再往下聽，扭身就朝副業隊跑，先奔了木工組。木工組的大院裡擠滿了人，正吵吵什麼樹秧、樹籽問題。「社長呢？」我氣喘喘地問。「啊，『技術』同志，快算算一畝用多少秧和籽……」「唉，唉，回來再說，我找社長。」他們告訴我：社長可能到豬場去啦，我找到豬場，豬場主任又指我到羊工組，這樣跑呀跑的，直到夕陽的霞光把千山萬壑罩上一層紅色，我才看見社長一個人立在蜈蚣嶺上察看什麼。我像小孩看見娘似的，連撲帶爬上到山頭上——就是現在咱倆站的這個地方。我見他看看這座山，看看那座山，一會兒皺着眉搖搖頭，一會子又點點頭笑笑，在那個晝夜不離身的紅皮小本上畫什麼。我撲過去叫他一聲「老溫舅」，就軟軟地坐在石頭上。「伶子，怎麼啦？」他手不停地問我。我上氣不接下

氣地告訴他俺們隊裡出了問題。他微微笑了一下：「人們不同意栽樹，是吧？」我心裡暗暗吃驚：「你怎麼早知道了？」只聽他慢言可語地接着說：「我已到你們隊去過。辦好事情，一開始也是免不了碰釘子的。」「你說怎麼着？這個頑固……」我說。「看，又急呢，先擦擦汗。」老溫舅把毛巾遞給我，我才覺出全身衣裳都叫汗濕透啦。老溫舅沒給我講多少道理，只又鼓勵我別怕困難，要克服困難。他還給我講了個外國神話，叫「安泰的故事」（註二）。老溫舅說，這故事是他在縣裡從黨員訓練班上聽來的，一想起這個故事，就常常想出克服困難的辦法。說真的，老溫舅的話我當時是想不開，嘴裡沒說什麼，心裡埋怨他怪不解決具體問題的。後來，在團的小組會上，大明哥和大夥又幫助我做了一番分析，給我講了許多依靠羣衆，向羣衆學習的道理，使我明白我的做法確實不大對頭，犯了急躁病。往後，做起工作來，我不光耐心給社員們講我懂的道理，還時時刻刻聽大家的意見，向大家學習。說也奇怪，從這以後，早先我認爲最「頑固」的福來爺，我發現他懂得很多極有用的道理和知識，並且也不是像我想象的那麼「頑固」。就說俺們社通過了植樹造林計劃以後那回吧，我們在東坡栽滿準備長大接梨樹、核桃的小樹秧，我心裡覺得滿高

（註二）「安泰的故事」，見希臘神話。

這故事大意是：英雄安泰是大地生的。安泰每當跟敵人決鬥碰到困難，就在母親（大地）身上靠一靠，得到新的力量，所以，他所向無敵。有一回敵人設法使安泰離開地面，把他舉在空中，使他不能接觸母親，結果，安泰打了敗仗，被敵人殺死。

興。半夜裡，忽然有人緊急地扣門。開開門，是福來爺。他告訴我：「剛才聽見『娃子鳥』叫，恐怕要下暴雨，應該在山崖上用石頭壘上埕埕。要不，恐怕山水會把小樹秧全給冲走。」我和他急急去找老溫舅他們，大夥全覺得這道理對，就動員了百十個小伙子連夜突擊壘石埕，黎明壘好一大半時，果然來了暴雨，沒壘石埕處的樹秧全叫山水給冲了。從這天，我提議吸收福來爺參加了我們的技術小組。

梨樹、核桃、蘋果，連那向來沒人試過的山坡栽葡萄，在縣農場指導下，我們都做成功了。但總起來却不過只佔了荒山的十分之一，還有那大塊荒山哪，怎麼辦？石頭壓着石頭，石頭上邊還是石頭。我們技術小組提出了個栽種油松的意見，可沒有具體辦法。這時，已是農曆四月，明光光的大石頭被日頭晒得熱火燎辣的，社外有的落後分子就說啦：「哈，看秀伶領導的技術小組，還要讓熱石頭開花哩。」連福來爺也有點動搖啦，他私下對我說：「伶子，叫我看，也該踏踏步咧。」我沒有同意他的意見，可也沒有理由反駁他。本來嘛，這光禿禿的大石頭，不定禿了多少千年，多少萬年哩。再說，附近也沒聽說過有什麼法子能叫石頭長樹的。我又去找老溫舅商量，決定到縣農場去一趟。

四

幾十里山路，我半天就趕到了縣農場，一打聽：場長和技術幹部們已到各區去了解植樹情況和總結經驗，撲了個空。我心裡又着了急。我問他們是先到哪個區去的，聽說是二

區——需要再往西走，翻過兩道山梁。我腳都沒站，就又動了身。路上，我留心察看各村植樹情況。山路是順着一條條溝壑的邊沿開出來的，從下往上看：一個山頭緊挨一個山頭，一條山嶺連接一條山嶺，高低起伏，在褐色的山巒中，我看出平坦土多處，差不多都栽上了樹秧，有的已長出了翠綠的葉子，有的剛露出可愛的嫩芽。但那淨石頭處還是光閃閃的，沒有一塊石頭上長出一棵樹或是栽着樹秧。我想，我們這一縣就這麼多山，全省、全國該有多少山啊！要能讓綠樹葉子把所有的石頭全給遮住，摘的果子和出的木料，保管够全世界用——這光禿禿的石頭怎麼才能長出樹來呢？找場長，場長要是也沒辦法呢？我到社裡又怎麼跟大家說呢？工作做得剛順手點，矜子才對我好點咧，要是碰了釘子回去，她是不是會……我心裡不免有點躊躇，也就放慢了步子。看看日頭壓了西山頭啦，我從清早還沒吃飯，肚裡確實餓了，便從衣袋裡掏出玉菱餅乾，想找點山水就和着吃，可是，前沒村，後沒店，四壁都是高山，到哪兒找？我想，到高處看看，也許有下地的社員、組員，就邁着步子往山上走。走着，走着，忽然我的眼前一亮——啊，北山後坡那光光的山石上，怎麼長着一片綠油油的小松樹？我忘了飢渴和勞累，三步併兩步的，蹬着石梯跑過去。多麼美的小松樹啊，我數了數，在這一片比較平坦的石坡上，一共長着三十三棵小油松；它們的根根扎在石頭縫裡，遠處看，就跟長在石頭上一樣，微風吹着那一叢叢針似的小綠葉，搖搖擺擺，像朝我點頭。這是怎麼長出來的？是不是有人栽種？我又高興，又納悶，一回頭，看見不遠的山坳裡，有一所破舊的古廟，廟門口橫七豎八堆着幾捆山柴，

便上去把他抱起來，送到炕上。老漢像不認人似的只是哼，哇哇吐了一陣，又用手指指水缸。我舀一碗水給他漱漱口，他喝了一些，才倒下了。我想，老漢病的這麼重，他能告訴我什麼呢？再說，他也許不知道吧？天快黑了，我還要急着趕路……但是，我沒有走。我想起了老溫舅和大哥他們的話，我不能放過這個可以向羣衆學習的好機會，再說，老人的情況，也使我不能離開他。我給老漢蓋上被子，看他閉上眼睛睡了，我便慢慢地啃起玉菱餅餅。「師妹，師妹。」老漢像是醒了，他面朝裡嘎聲喊着。我不知他是喊的什麼，便彎



我想，裡面一準有人；有人，他就會知道這一片小松樹的事。我跑到小廟門口，「同志，同志，」一面喊，一面用手輕輕拍那用白木片修補過的紅廟門，沒人答聲。我稍稍用力一推，門開了，往裡一走，我看到正迎門盤着條土炕，一個滿臉皺紋的老漢，滾在地上，正渾身哆嗦着朝炕前邊的水缸爬。我明白老漢在發高燒，

下身子輕輕對他說：「老伯伯，你要什麼？」老漢轉過頭看見我立在身邊，驚愣了一陣，「哦」了一聲，掙扎着要爬起來。我忙把他按下，把我偶然到這兒的經過告訴他。正說着，門一響，一位五十多歲的大嬸領着一位穿白衣服的女大夫來了——原來是老夫婦二人住在這裡，老漢突然發起瘧疾，大嬸去鎮上請大夫。就在這個小廟裡，我認識了這兩個原都是「出家人」，解放後還俗結婚的老夫婦。並知道了他們的歷史：土地改革時，在鎮上給他們分了一份房屋和土地，但老漢不願去住，他捨不得離開這待熟了的荒山。我問起附近那片小油松的事，老漢說：那是他常常放爛柴草的地方，有一回，他把一捆老油松枝子放在那兒，後來又放爛草，下了一場透雨，山縫縫裡忽然長出幾十棵小油松，他心裡高興，便給小油松壘上石圈，培上土，小油松竟在山縫縫裡長起來，樹根根一直扎到石頭下邊和旁邊的土上。我像得到了天大的寶貝，離開小廟，便高高興興跑到二區去，把這事告訴農場場長。農場的同志們做了研究後，覺得這個發現很有價值，便決定在我們社進行試驗。我們在山縫縫裡鋪上土，埋上籽，蓋上土，澆上水，半個月，小油松真的從石縫裡鑽出來啦。接着，農場給我們調來了兩萬斤油松籽，在六月裡雨多的日子漫山播下，長出一些，死掉一些；再播，又長出一些，死掉一些……這樣，一次一次，你看，咱們腳底下的石縫縫裡，大都長出油松來啦，那最大的已有雞蛋粗細。縣農場總結了這個經驗，向全縣推廣，還上了報，很多地方都學這個法子呢。在慶祝植樹成功的大會上，我大明哥編了個快板：「高山松柏果樹溝，漫山遍野綠油油，千年荒山長黃金，窮日子一去不回頭。」真

的，荒山要長出黃金來啦，——不，這比黃金還寶貴，過些年後，滿山變成了一片綠色大海，這大海會萬世千秋的給人們湧流出幸福，比那金子不又強得多？你說對不對？……

「姐妹倆」

冰雪消盡，楊花正開，五公村的田野裡，拖拉機轟隆隆地開動起來了。兩個駕駛拖拉機的姑娘，端端正正地坐在司機台上，微風吹着她們的短髮，黃土花波浪似的在她們背後翻滾着。從那微帶緊張的笑容裡，可以看出這兩個姑娘內心的喜悅和興奮。

「小典，小勉，歇會兒喝碗水吧！」在地頭上參觀的人們朝兩個姑娘揮手。
「不哩。」

「等耕完了這一塊。」

兩個姑娘轉動方向盤，又拉起操縱桿，使後面的犁鏵離開地面，拖拉機在地頭上繞了個弧形圈子，轟隆隆掉轉頭又開動了。

小典的學名叫素娟，今年十九歲，青年團員，是社長耿長鎖的女兒。小勉學名叫雲芳，姓李，今年十八歲。社員們都知道她倆的「大號」，但還是都叫她們的小名。這兩個

姑娘，去年夏天在一個高小裡畢了業，又都當了民校教員，幹什麼事也常在一塊。好得像親姐妹似的。這會兒，這兩個姑娘的名字，已經是全體社員人人熟知的了。特別是年青的姑娘們，一提起她們，就流露出羨慕的情緒：

「多棒啊，都快當上拖拉機手啦；咱可得好好學文化、鍊身體，學習她們。」

你看過女拖拉機手梁軍的照片吧？胖胖的圓臉，總是笑微微的，健康，大方，雄赳赳地像個男孩子。小典長的就跟梁軍差不多，兩個大眼睛看人時忽閃忽閃的，誠懇、熱情。別看她說話緩慢，却像爹爹一樣：每句話都考慮過，說得有分寸，又有力量。他跟着爹娘在艱苦的日子裡扎掙過，又受到了農業社集體勞動的薰陶，她熱愛農業生產，上學時放了假就常跟爹、娘一塊下地。可是，去年夏天剛從高小畢業，她也因沒考上中學苦悶了一陣。她雖然也跟社員們一塊下地去鋤苗、積肥，但心裡却老揪着個疙瘩。

有一回，她沒精打彩的去找小勉。

小勉這姑娘小個子，白淨的圓臉，齊到眼眉的短頭髮，有一雙水凌凌的眼睛。看外表，比實際年歲還小些，說話，走道，活潑天真。在民校講課時，歲數差不離的姐妹們一喊她老師，她就臉紅，兩個人說起升學的事來，原來小勉比小典更苦悶。

人們談論起耿長鎖來，全說他耳朵「尖」——能聽到每個社員心裡的聲音；腦子